

承教小記

小思



唐君毅老師

謹以此段文字追念

唐君毅（一九〇九—一九七八）祖籍廣東五華，後遷四川宜賓，先後肄業北京大學及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，歷任四川、華西、中央大學教授，一九四九年來港，與錢穆、張丕介創辦新亞書院，並擔任文化講座，著作甚多，不少，六十年代中大成立，其後以中大與新亞教育理想相去日遠，新亞研究所遂脫離中大獨立，而新亞書院的主要成員亦退出新亞書院。七四年由中大退休，轉任新亞研究所所長，七五年應台灣大學之請，任哲學系客座教授，七八年二月二日因肺病病卒於淡江醫院。

本文資料根據唐君毅先生自略。

我，從沒有在文字上，如此顯示自己的過去，裏面包含許多缺點、軟弱、無知。為了表示對唐君毅先生的追念和敬意，為了讓還不知道唐老師的同學，知道世上曾有這樣的好老師，為了使自己對當下的缺點、軟弱、無知，有不斷的自省能力，我願意敘述三段往事。

那年，我只是個初中一年級生，一向在家裏，是父母最寵愛的小女兒，但在兩年間，卻面臨了母親急病去世、年老父親的體弱、年邁繼母的嚴視、父親急病去世、還有各種大小不一的家庭變故。一下子，我覺得全世界的痛苦都集中到身上來。我怨恨上天對待，分不出好壞的憤怒，使我仇視一切接觸的人。更固執地拒絕了親友的好意，幾乎誓死不與他們同住。就那樣，獨自躲在一間幽暗的中間房裏，渡過了四年。那屋，原是

載滿我童年歡樂的故居，為了感懷於舊時記憶，忍受分租房客的欺壓，不儘自願飲於愁來的一身疾病，我似乎愈來愈愈沉迷那種一半出於自作的悲痛中。

初中三，是多麼危險的一年！如同許多青年一般，我帶着自以為是、開蕩、憤怒、心理變化巨大的青年時期。尚幸的是母親為我培養的轉機點。在偶然機會中，認識了正在新亞書院兼課的莫非老師。（他是影響我最大的幾位老師之一，可惜，也去世了。）在他指導下，有系統地讀了一些中國文學作品。也是他，送給我一本唐君毅先生的「人生之禮讚」！對我來說，一本絕對重要的書。

於是，在讀下，我讀一段段關於尋常文學作品的文字，同時，也轉入人生道上的另一里程。我悲哀，他說：「真實的悲哀嗎？他來了，你當敢開胸懷迎接他。真實悲哀，洗去你其他的禁忌，淨化你的心靈。雨後的湖山，格外的新妍，你的殘缺，從真實的悲哀所流的淚珠，看出來的世界，也格外的晶瑩。」

我不信任人，他說：「當你同人接近時，莫有十分確切的證據，你不要想他也有不好的動機，這不僅因為你誤會而冤枉人，你將犯莫大的罪過；你必是常常希望看見他人之善，你將先從好的角度去看人。」

我意慢，他說：「你必須為實踐你的信仰而工作。你不怠的工作，為的開創你唯一之自己，所以工作之意義，不在其所有之結果，而在「工作本身。」他更教導我的生活興趣要多方面化：「你的工作感着多方面之興趣，如明月之留影在千萬江湖。這不會擾亂你的心內之統一。在真正嚴肅的生活態度裏，各種形式之生活內容，是互相滲透，而加其深度的。」

我開始平靜下來，思索和嘗試實踐，盼望兩後的新世界。由於熱愛唐先生的理論，我決定去

當他的學生。於是，「升學新亞」，成為努力向前的目標。經濟問題必須解決，為了取得獎學金，我開始集中精神讀書，開過會考和入學試兩關。

現在回顧，真覺那時的憤懣，差點使我山窮水盡，是唐先生的「人生之禮讚」，為我撥開雲霧，得睹天清地寧。

新亞入學面試的那天，主考人正是唐先生。他問了些很普通的問題，我怎樣應付過去，現在也記不起來了，但最後一個問題，卻仍清楚記得。大概唐先生看見我志願項中，我全填了「新亞」，便問道：「你愛中國文化嗎？認為在香港，中國文化能傳播嗎？」一向，我自以為愛中國文化，第一點答案是肯定的。但第二點，由於生於斯長於斯，又受了許多年官僚教育，我竟不加細想便回說：「恐怕沒有什麼希望！」唐先生聽後，抬起頭來看我的眼睛，到今天，仍清晰的印在腦海裏，似乎有點憐惜我的無知，卻有更多的鼓勵。往後，他再沒說什麼，便打發我出去。回來後，跟同學談起，他們都說我，會因那個不得體的答案，進不了新亞。幸而，不久，我便正式成為新亞學生了。

站在高大，藍色玻璃窗的新亞圖書館內，夏日的早晨，十分耀目。我首次於其間的博覽。突然，由中學畢業帶來一腔「捨我其誰」的傲慢，完全散落了。跟中學課程完全不同的科目、上課方式，使我心裏充滿茫然，也帶動手忙腳亂，尤其第一個月上唐老師的「哲學概論」課，我盡最大努力把聽到的記錄下來。這對於新生，實在十分吃力。

就在那年十月，新亞發生一宗懸案事件，據說每年十月，新亞學生都會懸掛國旗，但口口一年開始，由於接受了政府津貼，便不能再在校舍內掛旗了。作為新亞的我們，並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，只知道同學都十分激動。在一個晚會上，我第一次看見許多人為了「國家」痛哭的場面，也第一次聽到唐老師談民族、文化、原則等等感動的問題。大地忽然擴大起來，雖然頓感渺茫，但當下便從自我跑出來，以後，關懷的再不是自己了。

新亞四年，不斷聽唐老師的課，很難檢拾具體例子來證明他怎樣影響我。一陣春風吹過，萬物便逢生機，又有誰能捉住一絲春風給人看，說：「這就是帶來生機的春風。」我從不到辦公室去看他，所以肯定一切影響是來自授課和著作上。上過唐老師課的人，都必然難忘他授課時「忘我」和「投入」的情況，這該是感、最卓越你當自教育中，看出人頭最高之責任感、最卓越的犧牲精神了。」正因此，他的授課，包含了兩重意義：一是用語言文字表達的知識學問，一是用精神行為暗示的道理。對於我，後者的啓

導力最大。

四年來，我學得絕不多，但卻獲得：「世界無窮無盡，海天濶闊立多時。」的好境界。

從新亞、師範畢業出來，我抱着無比的信念和愛心，走上教育工作的漫長路。我嘗試實踐唐老師說的：「在兒童的人格中，看出每一兒童，都可完成其最高人格之發展，都可成為聖哲。」這信念，可能太年輕，意氣太飄蕩，竟忘了這一段話下面另一段：「這一切向好的可能性，可是不實現，另外有無盡向壞之可能性。攜着兒童在崖邊行走，永懷着謹慎之危懼，不能有一息之懈怠。」也忽略了社會急劇變化帶來的種種迫力。遇上阻力一天比一天多，我的信心開始動搖，悲哀又再臨頭。

當了教師的第七年，兩個女學生陷於社會不良風氣裏，使我的信心完全垮了。對於她們，我用過不少力，她們也信賴我，可是，依舊無法抗拒一些更大的誘惑，終於墮落了。當她們向我說出悔悟的話時，我頓然心頭一空，就靠在壁上教出穿中，往深淵飛墜。軟弱、哀傷，使我很難驚出，只得向唐老師「求救」。每次去探望他，坐下來，聽他正講着哲理，我就忘記「求救」這回事，而最奇怪的是：每次講的道理，都像像分明解答我帶去的問題似的。

有一回，他對我說：「你身體太弱，最好停一停，在閒中反省自身，看看執着的是不是一些虛象。」就這樣，他介紹我到日本京都大學去當研究員。

告別了教學生涯，我到了詩化的京都，很平靜地讀一年書。由於離開香港，才發現自己和他原來已訂下了一種無可擺脫的關係。由於離開學生和學校，才察覺自己原來對他們有無限的思念。事情漸漸明瞭，志志的心情沒有了。我又找到安心之所！

夏天，唐老師路過京都，他帶我到南禪寺去。坐在紅氈上，眼看著滿庭幽草，我嘆着無味的嗚呼，他談論說：「淡中有草，讓出悲外。」於是我一心如洗，明白超拔的道理，決定一樣應走的路向。

推崇唐老師的人，都會用「人儒」、「哲者」、「博學」這些字眼來稱頌他。污聽他的人，又會用「胡塗」、「固執」、「不識時務」這些詞來描述他。我應該怎樣向下一輩描繪他呢？也許，我實在沒辦法說，因為知道他的事情並不多。能夠說的，只是他身體力行，堅持原則的精神，怎樣挽救我於水火之中。

煙波萬頃，把天邊明月散化成閃閃銀輝，讀者無緣可見，而站得愈高的看得愈多！對唐先生，也作如是觀。

- 唐先生主要著作目錄
- 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（正中書局）
 - 道德自我之建立（人生出版社）
 -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（正中書局）
 - 人物與人生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人文精神之重建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中國人民精神之發展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青年與學問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哲學概論（友聯出版社、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人生之禮讚（人生出版社）
 - 人生之禮讚續編（人生出版社）
 - 中國哲學原論導論（新亞研究所）
 - 中國哲學原論原典論（新亞研究所）
 - 中國哲學原論原典論（新亞研究所、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中國哲學原論原典論（新亞研究所、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中華人民與當今世界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 - 杜克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（台灣學生書局）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屬
未經批准